

美国当代外来移民对城市的影响

姬 虹

从20世纪末开始,美国的外来移民人数逐年攀升,2005年已经达到3520万人,占美国总人口的12.1%。这些外来移民主要定居在大城市,他们对美国的城市人口、劳动力市场和城市发展产生了什么样的影响?他们与城市黑人的关系又是怎样?这些将是本文关注的问题。

一、外来移民改变了美国城市的人口结构

从历史上看,迁居美国的移民就有聚族而居的习惯;而美国目前的移民法又以家庭团聚为优先考虑,所以新移民初来美国,经常是投亲靠友,这样就造成了外来移民的高度聚集。2005年,加利福尼亚、纽约、得克萨斯、佛罗里达和新泽西五个州的外来移民占全国外来移民总人数的63%。外来移民又以居住在大城市为主,根据2000年美国人口普查的数据,十大外来移民城市依次如下:纽约(外来移民占该市总人口的35.9%)、洛杉矶(40.9%)、芝加哥(21.7%)、休斯敦(26.4%)、圣乔西(36.8%)、圣地亚哥(25.7%)、达拉斯(24.4%)、旧金山(36.8%)、菲尼克斯(19.5%)和迈阿密(59.5%)。如果对照1900年的十大外来移民定居城市,就会发现外来移民集中的城市在100年间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当时的排名依次是纽约(外来移民占该市总人口的37.0%)、波士顿(35.1%)、芝加哥(34.6%)、旧金山(34.1%)、底特律(33.8%)、克利夫兰(32.6%)、密尔沃基(31.2%)、布法罗(29.6%)、费城(22.8%)和圣路易斯(19.4%)。二者对照可以看出,纽约、芝加哥和旧金山仍然保持了外来移民集中的城市地位,但一些城市如费城、克利夫兰、底特律、密尔沃基从名单上消失了,代之以洛杉矶、菲尼克斯、迈阿密等城市。原因何在?新兴移民门户城市又是如何兴起的?

旧移民门户城市不再对外来移民产生吸引力的原因主要是经济转型。19世纪末、20世纪初,伴随着向工业社会转变,美国城市化也进入了发展时期。这期间在东北和中西部出现了一些大城市,这些城市是当时的商业或工业中心,吸引了大量的外来移民。对照1900年美国十大城市就会发现,同期十大外来移民城市基本上与之重合。1900年美国十大城市依次是纽约、芝加哥、费城、圣路易斯、波士顿、巴尔的摩、克利夫兰、布法罗、旧金山和辛辛那提,此外,底特律居第13位,密尔沃基居第14位。与2000年的十大移民城市相比,1900年的十大移民

参见 Steven A. Canarota, *Immigrants at Mid-Decade, A Snapshot of America's Foreign-Born Population*, 载 <http://www.cis.org/articles/2005>.

同上。

参见 Audrey Singer, *The Rise of New Immigrant Gateways*, 载 <http://www.brooking.edu/urban>,

同上。

参见 *Population of the 100 Largest Urban Places: 1900*, 载 <http://www.census.gov/population/documentation/twps0027/tab13.txt>

城市还有个不同之处,就是移民聚族而居的情况更加突出。以纽约为例,纽约是当时美国第一大城市,移民绝大多数来自欧洲,他们从大西洋彼岸远航而来,纽约自然就成为他们落脚的首选城市。1903年,犹太女诗人拉扎勒斯的十四行诗《新巨人》被镌刻在“自由女神”的基座上,使得“我站在金门之侧,高举着自由的明灯”这一诗句家喻户晓。1892年,联邦政府在纽约爱丽斯岛设立了移民检查站,纽约更成为移民的必经之地。1900年前后,纽约尽管有27个不同族裔,但外来移民还是以四大族裔集团为主,即德国人、爱尔兰人、犹太人和意大利人。1900年,纽约的德国人有33万人,占外来移民人数的近26%;意大利人有25万人,占20%。这种状况在20世纪中期发生了变化,到20世纪末虽然纽约保持了外来移民人数最多的城市地位,但没有一个或几个族裔集团能占外来移民的主导地位,人数居前三位的多米尼加裔、华裔和牙买加裔,合计起来也不足纽约外来移民人数的30%,更没有一个其他国家的移民人数超过5%。

如果说1900年的十大移民城市更多地反映了当时经济发展的特定状况,那么2000年的十大移民城市则有了更多的含义。这十个城市可分为三类:第一类为一直保持移民集中的城市,如纽约、芝加哥、旧金山;第二类为1965年移民法颁布后崛起的移民集中城市,如洛杉矶、休斯敦、圣地亚哥和迈阿密,尤其是洛杉矶在1965年后外来移民的比例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1910年(外来移民占该市总人口的比例是21.2%)、1920年(20.2%)、1930年(20.0%)、1940年(15.1%)、1950年(13.4%)、1960年(12.6%)、1970年(14.6%)、1980年(27.1%)、1990年(38.4%)、2000年(40.9%);第三类为20世纪80年代后涌现的移民集中城市,如达拉斯、圣乔西和菲尼克斯。以达拉斯为例,1920年(外来移民占该市总人口的比例是5.5%)、1930年(3.6%)、1940年(2.5%)、1950年(1.9%)、1960年(1.9%)、1970年(2.1%)、1980年(6.1%)、1990年(12.5%)、2000年(24.4%)。新移民门户城市兴起的原因有二:一是经济发展。这里指的是美国南部和西部尤其是“阳光地带”城市在20世纪70年代后的发展和崛起吸引了大批的外来移民,达拉斯和菲尼克斯就是很好的例子。由于经济繁荣,这些城市的外来移民增长速度远远高于洛杉矶和迈阿密等城市,1990—2000年达拉斯外来移民的增长率是844.35%,菲尼克斯是203.91%。二是美国移民法和移民政策的影响。1965年的移民法改变了移民来源国,大量来自亚洲和拉丁美洲的移民进入美国,加利福尼亚、佛罗里达和得克萨斯由于地利而成为移民门户州,所以在2000年的十大移民城市中上述三州占7个就不足为奇了。迈阿密外来移民的快速增加更是美国对古巴移民难民政策的结果。1959年古巴革命后,艾森豪威尔总统开始实施“古巴难民安置计划”,接纳了6万多古巴难民;1965年9月,古巴政府放宽出境条件,约翰逊总统再次实施“古巴难民安置计划”;1966年出台的《古巴难民调整法》允许古巴难民拥有在入境两年后申请永久居留美国的权利,所以在1965年12月至1973年4月间美国共接受了34万古巴难民;1980年4月,古巴政府开放海岸线,在以后的不到6个月中,12.5万古巴人在古巴裔美国人的帮助下乘小船在佛罗里达登陆;1994年古巴政

参见 Frederick M. Binder & David M. Reimers, *All the Nations under Heaven*, NY: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95, pp. 97, 136.

参见 Nancy Foner, *In a New Land*, NY: New York University Press, 2005, p. 20.

参见 *Nativity of the Population for the 50 Largest Urban Places: 1870 - 1990*, 载 <http://www.census.gov/population/www/documentation/twp/s0029/tab19.html>

同上。

同上。

府再次开放海岸线,仅 1994年 8月就有 1.16万人涌入美国。迈阿密外来移民(主要是古巴裔,2000年占该市外来移民人口的 57%)所占比例的变化如下:1940年(外来移民占该市总人口的比例是 9.7%)、1950年(12.1%)、1960年(16.9%)、1970年(41.8%)、1980年(53.7%)、1990年(59.7%)、2000年(59.5%)。总之,在新世纪到来的时候,美国移民集中的城市发生了很大的变化,这种变化改变了城市的人口结构。

二、外来移民对美国城市劳动力市场的影响

从总体上看,目前美国社会的人口趋于老龄化,尤其是“婴儿潮”时期(1946—1964年)出生的人口正面临退休。1994年,美国本土出生人口的年龄中位数是 32岁,2004年是 35岁。人口老龄化的结果是造成未来劳动力的不足,有体力要求的行业更是形势严峻。在人口老龄化的同时,美国本土出生人口的生育率走低,现在平均每个妇女生育 2.0—2.1个孩子,预计在 2015—2020年将下降为 1.9个,靠人口的自然增长很难弥补劳动力的不足。在这种背景下,外来移民的到来就弥补了这种不足。相对于本土出生的人口,外来移民具有年龄上的优势。以拉美裔为例,与白人相比,拉美裔以年轻人为主,2004年拉美裔和白人 15—54岁人口占本族裔人口的比例参见表 1。由此可见,外来移民是对美国本土劳动力萎缩的一种弥补。目前,美国的外来劳动力约有 2100万,占全部劳动力人口的 14.5%,差不多每 7个劳动力中就有 1个外来劳动力,而且这些人中有一半是 1990年以后入境的。从 1994年至 2004年,外来劳动力增加了 66%,相比之下,本土劳动力只增加了 7%。由于外来移民比美国本土出生的人口更喜欢选择城市生活,有 43%的外来劳动力集中在城市,而本土劳动力的这一比例只有 25%,因此外来移民对城市劳动力市场的影响更大。目前迈阿密 60%的劳动力是外来劳动力,洛杉矶的外来劳动力有 320万,约占全国外来劳动力总数的 16%。在一些人口流失比较严重的城市,外来移民更是保证了劳动力市场。例如,2000—2004年美国迁出人口居前八位的城市依次为:纽约、洛杉矶、芝加哥、旧金山、圣乔西、波士顿、底特律和圣地亚哥,这与 2000年美国十大移民城市基本上一致。这些城市如果没有外来移民的迁入,城市人口的增加只能靠人口的自然增长,劳动力更是无法保证。虽然也有人认为,正是因为外来移民的大举进入才造成了这些城市人口的

表 1 2004年拉美裔和白人 15—54岁人口占本族裔人口的比例

年龄	拉美裔 (%)	白人 (%)
15—19岁	8.0	6.6
20—24岁	9.2	6.4
25—29岁	9.5	5.8
30—34岁	8.9	6.4
35—44岁	14.9	15.2
45—54岁	9.7	15.5

资料来源: Population by Sex, Age, Hispanic Origin, and Race: 2004, 载 http://www.census.gov/population/socdemo/hispanic/ASEC2004/2004cps_tab1.1a.pdf

参见 Alejandro Portes & Alex Stepick, *City on the Edge*,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1993, p. 22; David Reimers, *Unwelcome Strangers*, NY: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98, pp. 80 - 81.

参见 *Nativity of the Population for the 50 Largest Urban Places: 1870 - 1990*, 载 <http://www.census.gov/population/www/documentation/twp/s0029/tab19.html>

参见 *The Role of Immigrants in the U. S. Labor Market*, 载 <http://www.cba.gov/ftpdocs/68xx/doc6853/11-10-immigration.pdf>

同上。

同上。

同上。

参见 William H. Frey, *Metro American in the New Century, Metropolitan and Central City Demographic Shifts since 2000*, 载 <http://www.brooking.edu/metro>

外流,但外来移民对城市劳动力的补充是不争的事实。

外来移民进入城市劳动力市场,承担了美国本土出生人口不愿承担的工作。如前所述,由于美国本土出生人口年龄结构的变化以及总体受教育水平的提高,他们对低薪的体力劳动已不感兴趣;同时,美国的一些行业对劳动力的文化水平要求不高,如2004年建筑业中有65.5%的工作对劳动力的学历要求为高中以下。而且在未来的几年里,这些行业对劳动力的需求还将增加。据美国劳工统计局预测,在2004—2012年期间,建筑业的工作数量将增加15%,服务业将增加19.2%。这种供需差距只能靠外来移民来填平了。美国一些低工资、高强度、较危险的工作就是由外来移民尤其是刚入境的非法移民来完成的,如建筑、肉类加工、清洁等,“这些工作脏、累、苦,只有饿极了的人和那些新来者才会做,新来者不会讲英语,除了力气什么也没有”。2004年,外来移民从事的主要行业为农业和渔业(外来移民占本行业人数的38%)、建筑业(23%)、制造业(23%)和保洁(33%)。以北卡罗来纳州为例,该州的东南部集中了大量的肉类和禽类加工工厂,这些工厂是随着拉美裔的进入而发展起来的,1990年时只有10万拉美裔,目前在50万工人中一半以上是拉美裔。工厂主说:“我们也想找当地人,但找不到,美国人变懒了,如果拉美裔都离开了,我们只有关闭工厂了,因为没有人手。”同样,一位加州的农场主也认为:“我们也试了,但(本土人)不愿意干这个工作,摘鳄梨太辛苦了,美国人干一两天就跑了,非法移民确实是好劳力。”外来劳动力的失业率只有5.2%,低于美国本土出生人口的失业率(5.7%),因此外来移民不愁找不到工作。这也成为非法移民冒着生命危险偷渡到美国的动力。

从总体上看,外来移民的受教育水平比美国本土出生人口低。2004年,美国外来移民与本土出生人口中高中学历以下的占其总人口的比例参见表2。需要说明的是,虽然外来移民的总体受教育水平比美国本土出生人口低,但某些族裔集团的受教育水平则相对较高,他们在劳动力市场上不再从事体力劳动,而是进入管理、金融、专业技术等高端行业,为美国经济发展提供了精英式人才,而且这方面的人才在逐年增加。以亚裔为例,2004年,在18—64岁的劳动力中,大学文化程度及以上的占59.4%,同比白人是60.0%;亚裔劳动力中从事管理、金融和专业技术的比例为42.6%,同比白人为31.1%。在亚裔中又以印

表2 2004年美国外来移民与本土出生人口中高中学历以下人口的比例

城市	外来移民(%)	本土出生(%)
洛杉矶	39.5	9.8
迈阿密	28.8	9.9
旧金山	21.4	4.7
纽约	27.7	13.7
达拉斯	49.3	9.5
休斯敦	43.8	12.9
华盛顿	25.2	9.1
芝加哥	31.4	9.4
全国	32.8	11.7

资料来源: Steven A. Camarota: *Economy Slowed, but Immigration Didn't: The Foreign-Born Population 2000 - 2004*, 载 <http://www.cis.org>.

参见 Rob Paral & Dan Siciliano, *Economic Growth & Immigration*, 载 <http://www.aifl.org>.

参见 *The Role of Immigrants in the U. S. Labor Market*, 载 <http://www.cba.gov/fipdocs/68xx/doc6853/11-10-immigration.pdf>

参见 Stephen Franklin, “Jobs that Americans won't Do Filled by Desperate Migrants”, in *Chicago Tribune*, Jan 17, 2005. 同上。

Stephen Franklin, “Jobs that Americans won't Do Filled by Desperate Migrants”, in *Chicago Tribune*, Jan 17, 2005.

David M. Reimers, *Still the Golden Door: the Third World Comes to America*,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92, p. 234

参见 Rob Paral & Dan Siciliano, *Economic Growth & Immigration*, 载 <http://www.aifl.org>.

参见 <http://www.census.gov/population/socdemo/education/cps2004/tab07-0.5.pdf>.

印度裔最为突出。印度裔中拥有学士学位及以上者占 63.9% (全国为 24.4%), 从事管理、专业技术的比例为 59.9%; 印度裔在美国信息技术产业中的作用是众所周知的, 硅谷高科技公司中印度裔达 30 多万人, 40% 的网络公司的创始人是印度裔。此外, 20 世纪 70 年代至 2002 年, 美国为专业人士设置的 H1B 签证的一半给了印度人。据估计, 印度各个技术院校和工程学院每年培养出的 10 万名工程师中有一半以上去了美国。因此, 无论是低层次的壮工 (以拉美裔为主), 还是高精尖的人才 (以亚裔为主), 都是对美国城市劳动力市场的补充, 他们为推动美国经济的发展做出了贡献。

三、外来移民与美国城市“底层阶级”

20 世纪 70 年代以后, 美国舆论界开始使用“底层阶级”(underclass) 这个名词。该词特指生活在中心城市贫民窟中的黑人, 他们长期失业或收入低下, 靠福利生活, 失学、吸毒、打架、单亲母亲现象严重。在这个名词的使用上, 美国学术界存在争论, 认为“底层阶级”还构不成阶级, 概念上缺乏明确的理论基础, 不是通常意义上的阶级的含义。在使用“底层阶级”时, 美国的一些学者经常将该词与“贫困文化”联系在一起, 认为正是这种文化导致了这一特殊人群的产生。他们认为, 黑人的贫困原因不是经济上的, 而是文化上的, 是一种生活方式的结果。随着 20 世纪末大量移民进入美国城市, 一些学者认为“底层阶级”群体的种族成分扩大了, 队伍壮大了, 来自第三世界的新移民, 尤其是经济地位低下的拉美裔及其后代也“加入”到这个群体, 出现了“彩虹式的底层阶级”。出现这种现象的原因有三: 一是美国社会种族歧视依然存在, 尤其是对有色人种, 而新移民中大多数是有色人种; 二是经济结构的变化造成劳动力市场需求的变化, 大批工资稳定的蓝领工作消失, 新移民由于学历低, 向上流动困难; 三是内城“底层阶级”文化的负面影响, 新移民往往落脚于内城, 居住环境恶劣、教育水平低下对移民第二代的思维和行为都产生了影响, 使他们沾染了“底层阶级”的恶习。那么, 外来移民究竟是处于怎样的一种状况呢?

首先, 外来移民的贫困率确实居高不下。2003 年, 美国本土出生、入籍和外来移民家庭生活线及以下的比例分别是 8.9%、8.7% 和 22.5%。没有医保的外来移民的比例也高于美国本土出生人口的相应比例。以下面八个城市为例, 2005 年洛杉矶 (没有医保的外来移民的比例是 31.3%, 本土出生的为 14.4%), 迈阿密 (31.6%、17.0%), 旧金山 (18.0%、9.6%), 纽约 (26.5%、15.3%), 达拉斯 (43.8%、16.8%), 休士顿 (46.5%、21.7%), 华盛顿 (28.0%、9.6%), 芝加哥 (28.2%、11.9%)。

其次, 贫困率与移民到美国的时间长短和来源国有很大关系。例如, 1970 年前移民到美

参见 Terrance J. Reeves & Claudette E. Bennett, *We the People, Asians in the United States*, Dec. 2004, 载 <http://www.census.gov/prod/2004pubs/censr-17.pdf>

参见郭又新:《印度移民: 跻身美国金字塔顶 背负祖国文化行李》, 载 <http://news.sina.com.cn/cul/2004-11-12/602.html>, 同上。

参见 Mortimer Zuckerman, “Our Rainbow Underclass”, in *US News and World Report*, September 23, 2002; Alejandro Portes, *Legacies, the Story of the Immigrants Second Generations*, the Regents of the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2001.

参见 *Poverty Status of Families by Type and US citizenship Status of the Householder*, 载 <http://www.census.gov/population/socdemo/foreign/pp1-176/tab01-12.pdf>

参见 Steven A. Camarota, *Immigrants at Mid-Decade, a Snapshot of American Foreign-Born Population in 2005*, 载 <http://www.ics.org>

国的人的贫困率是 6.3%,2000年后则为 26.3%。从来源国看,来自拉美国家的移民的贫困率最高(22.2%),来自欧洲的是 7.5%,来自亚洲的是 10.4%,来自其他国家和地区的是 9.8%,其中来自拉美国家的又以来自墨西哥的为主。

此外,外来移民向上流动在当今美国社会变得更为困难。外来移民要想在美国取得成功不仅取决于个人受教育程度、英语熟练程度、原国籍、移民前经历等,而且社会环境如经济状况、劳动力需求、社会对外来移民的看法等也起着相当重要的作用。目前这方面的情况不容乐观。首先,尽管美国对低技能劳动力有所需求,但外来移民增长的速度实在太快了,劳动力供大于求。例如,卡洛 30年前从墨西哥来到纽约汉普顿做园丁时,他是那里惟一的墨西哥裔园丁。他从每小时 3.25元工资做起,到后来成为了美国公民,在汉普顿买了房产,有了自己的园艺公司。经他的帮助,卡洛的亲戚、朋友数百人也来到了这个位于长岛的度假地。在廉价劳动力充斥着的汉普顿,壮工的工资被一压再压。激烈的竞争使外来移民要想取得成功变得更为困难。其次,由于外来移民多居住在中心城市,而中心城市经济的不景气也对外来移民的就业造成影响。例如,1995年至 2003年,美国 82个中心城市中近一半城市工作数量减少。最后,社会对移民/非法移民的态度也使外来移民在美国的生存环境不好。例如,现在全国 63%的人认为非法移民是美国的一个大问题,74%的人认为政府在阻止非法移民入境方面不得力。非法劳动力目前在美国有 720万人,占全国劳动力的 5%,占保洁工人的 17%、建筑工人的 14%、食品加工工人的 12%和服务生的 31%。

最后,外来移民后代的状况还是有了一定程度的改善。由于种种主、客观因素的存在,外来移民要想在短时间内实现“美国梦”是不太可能的,但不可否认的是,他们的后代的状况还是有了一定程度的改善。根据美国人口普查局进行的“目前人口调查”(Current Population Surveys)我们可以看出,移民从第二代(第一代移民指在外国出生,第二代指在美国本土出生,其父母为外国出生)开始情况有了变化。以 2004年为例,当时完成高中和大学学业的各代移民的比例是不同的:第一代移民中完成高中学业的占 24.5%,完成大学学业的占 17.1%;第二代移民中相应为 29.4%和 19.2%;第三代移民中则为 33.7%和 18.2%。贫困率逐代下降,收入逐代上升。例如 2003年,第一代移民中生活在贫困线及以下的占 16.2%,家庭收入中位数是 42677美元;第二代移民中相应为 7.2%和 52359美元;第三代移民中则为 9.1%和 56164美元。从事管理、金融、专业技术等白领工作的人逐代上升,从事建筑、制造业等蓝领工作的人逐代下降。例如 2004年,第一代移民中从事管理、商业和金融的人占 9.9%,从事专业技术工作的人占 16.5%,从事建筑业的人占 9.7%,从事制造业的人占 10.6%;第二代移民中相应为 16.0%、22.3%、3.9%和 4.7%;第三代移民中则为 15.4%、21.1%、5.3%和 6.3%。

参见 *Poverty Status among Foreign-Born Families by Type and Years of Entry of the Householder*,载 <http://www.census.gov/population/socdemo/foreign/ppL-176/tab02-12.pdf>

同上。

参见 Nathan Thornburgh, "Inside the Life of the Migrants Next Door", in *Time*, Feb 6, 2006.

参见 S Mitra Kalita, "Illegal Workers Presence Growing", in *Washington Post*, March 8, 2006, p. A06.

参见 *Educational Attainment of the Population 25 Years and Over by Sex and Generation: 2004*,载 <http://www.census.gov/population/socdemo/foreign/ppL-176/tab05-5.pdf>

参见 *Poverty Status of Families by Type and Generation of the Householder: 2003*,载 <http://www.census.gov/population/socdemo/foreign/ppL-176/tab05-12.pdf>

参见 *Occupation of Employed Civilian Workers 16 Years and Over by sex and Generation: 2004*,载 <http://www.census.gov/population/socdemo/foreign/ppL-176/tab05-8.pdf>

如前所述,移民的贫困率与来美的时间长短有关。按照美国学者的计算,以 2005 年的数据为限,来美国时间少于 4 年的移民,贫困率是 29%;而在美国已经 20 年的移民,贫困率是 14%,与本土出生人口的这一比例(12%)接近。也就是说,至少要经过 20 年,移民中的一部分人才能“脱贫”。总之,在社会向上流动的阶梯上,外来移民还是有机会的,只是需要时间。此外,不同种族群体之间的状况也有所区别,如亚裔的情况比拉美裔的普遍要好一些。

四、外来移民改变了美国城市的种族关系

外来移民大量涌入城市,虽然弥补了城市劳动力的不足,繁荣了城市经济,但同时也造成了中心城市人口膨胀、公共设施拥挤、居住问题突出、房价飞涨、职位竞争激烈等问题。所有这一切使得城市原有的种族关系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由以黑人与白人为主导逐步变化为黑人与白人和移民少数族裔集团与黑人两者并重。后者的关系中有竞争、紧张、冲突的一面,也有融洽、接纳、合作的另一面,城市的种族关系有了一种前所未有的新面貌。

根据美国的种族关系理论,种族间的竞争源于城市人口结构的变化。1965 年后,美国的外来移民人数剧增,其中拉美裔达到了 4270 万,已经超过了黑人(3970 万),成为美国第一大少数族裔。随着人口的增加,拉美裔的政治诉求越来越强烈,在城市一级开始问鼎政治权力,直接威胁到黑人的切身利益。自民权运动以后,黑人政治力量兴起,在一些重要城市如纽约、芝加哥、洛杉矶等黑人当选为市长,到 20 世纪末,黑人的政治地位受到了拉美裔的挑战。目前除了新墨西哥州州长是墨西哥裔外,在一些城市,如迈阿密、洛杉矶、圣安东尼、圣乔西、阿尔伯克基、奥斯汀等,出现过或正在由拉美裔担任市长。这种权力的转换是随着拉美裔人口的大量进入而实现的,其中迈阿密和洛杉矶具有一定的代表性。

如前所述,迈阿密拉美裔(主要是古巴裔)数量的快速增长与政府的政策有很大关系。在政府的扶持下,加之自身的优势,古巴裔在迈阿密迅速崛起:首先在经济上占据了优势,如 1997 年古巴裔在迈阿密建立了 12.1 万个商业企业,创造了大量的就业机会;其次,经济上的发展带来的是政治权力的获得,1985 年泽维尔·苏亚雷斯成为了迈阿密历史上首位古巴裔市长,而迈阿密市政委员会委员的种族构成的变化则更具说服力(参见表 3)。

由此,古巴裔美国人的势力发展到能左右地方当局的地步。1990 年,南非黑人领袖曼德拉访问美国,因为他领导的非洲人国民大会党与古巴政府保持着联系,在其访问迈阿密时遭到了古巴裔的抵制,从而引发了当地黑人的不满。1999 年 10 月 10 日,一支古巴乐队访问迈阿密,遭到古巴裔社区 4000 多人的抵制,他们的行动还得到了古巴裔市长和市政委员会主席的支持。1999 年 11 月 22 日,古巴小男孩埃连·冈萨雷斯随同母亲等人搭乘小船,企图偷渡到美国,结果浪大船翻,包括埃连母亲在内的大多数人被淹死,埃连因被绑在轮胎上而幸免于难,被佛罗里达的渔民救起,寄养在迈阿密的亲戚家。“埃连事件”后,古巴流亡人士多次集会,反对美国移民局将埃连送回古巴,在埃连被联邦特工强行从其亲戚家带走后,他们更是上街游行,

参见 Steven A. Camarota, *Immigrants at Mid-Decade, a Snapshot of American Foreign-Born Population in 2005*, 载 <http://www.ics.org>.

参见 U. S. Census Bureau, *U. S. Hispanic Population Surpasses 45 Million, Now 15 Percent of Total*, 载 <http://www.census.gov/Press-Release/www/releases/archives/population/011910.htm>.

参见 Rufus P. Browning & Dale Rogers Marshall (eds), *Racial Politics in American Cities*, Wesley Educational Publishers, 2003, p. 299.

与警察发生冲突。迈阿密市市长公开指责联邦政府的行为,认为这是一种犯罪。

表 3 迈阿密市政委员会委员的种族构成的变化

	非拉美裔白人			黑人			拉美裔			总计		
	1992年	1993年	2001年	1992年	1993年	2001年	1992年	1993年	2001年	1992年	1993年	2001年
委员人数	7	3	2	1	4	4	1	6	7	9	13	13
委员百分比 (%)	78	23	15	11	31	31	11	31	31	100	100	100
人口百分比 (%)	30	30	21	19	19	19	49	49	57	100	100	100

资料来源: Rufus P. Browning & Dale Rogers Marshall (eds), *Racial Politics in American Cities* p. 289.

1965年后,洛杉矶的人口构成发生了很大变化,拉美裔蜂拥而至,甚至在被誉为黑人的“麦加”——瓦茨区——这个传统的黑人区,拉美裔人口也成为了多数,在政治力量的角逐中,白人、黑人和拉美裔三足鼎立。2001年6月,洛杉矶市长的选举空前激烈。由于洛杉矶人口中近一半是拉美裔,拉美裔候选人安东尼·维拉莱戈萨的势头很猛,有望胜出,但最后白人候选人哈恩仰仗所获得的80%的黑人选票和60%的白人选票打败了维拉莱戈萨。黑人之所以支持哈恩,原因之一就是憎恶拉美裔,害怕拉美裔一旦当上市长,黑人就会失去影响力。2005年,维拉莱戈萨再次与哈恩角逐,这次是维拉莱戈萨获胜,他获得了48%黑人的支持,其原因是哈恩上任后,没有留任该市的黑人警察局长,惹恼了原先支持他的黑人,黑人转向维拉莱戈萨,使后者成为洛杉矶自1872年以来首位拉美裔市长。

除了政治权力角逐外,拉美裔和黑人在一些社会问题上也有着难以调和的矛盾,如对待“肯定性行动”(The Affirmative Action),黑人认为是对黑奴制的补偿,而不是给予一年内进出美、墨边境数十次的人(即拉美裔),反对将“肯定性行动”惠及外来移民。2006年,针对1200万非法移民的去留问题,华盛顿、洛杉矶、纽约、芝加哥等大城市均爆发了多次大游行,合法移民和非法移民举着“我们也是美国人”的标语走上街头,仅洛杉矶一地游行人数就达50万人,为历史上所罕见,引起了美国社会极大的反响和震动,一些媒体甚至用“沉睡了的拉美裔觉醒了”、“拉美裔民权运动到来了”等字眼来形容此次行动。黑人对此颇有微词,他们极力反对将移民的抗议活动称为民权运动,认为二者是两回事,“我们是合法公民,是为自己的基本权利而奋斗”。同时,一些极端的黑人参加了反移民组织的游行集会,声称非法移民是美国黑人自黑奴制以来的最大威胁。

如果说黑人与拉美裔的竞争和冲突主要体现在政治领域,那么黑人与亚裔(主要是韩国裔)的紧张关系则集中在商业活动中。在1992年的洛杉矶暴乱中,仅仅三天之内,分布在中南区和韩国城的2300家韩国店被黑人烧毁或抢劫,1名韩国裔被杀,46名受伤,财产损失达3.5亿美元。韩国裔在美国多从事小型商业活动,尤其是在低收入的黑人聚居区,如在洛杉矶的中南区80%以上的商业网点是由韩国裔开办的,而中南区的居民几乎都是黑人。韩国裔进入黑人聚居区经商是在20世纪70年代末,恰好是内城经济衰退、黑人陷入困境的时期。由于韩

参见 Nancy Foner & George Fredrickson (eds), *Not Just Black and White*, Russell Sage Foundation, NY, 2004, p. 369.

参见 Keyonna Summers, “Blacks See Threat from Hispanic Illegal Aliens”, in *Washington Times*, May 15, 2006.

参见 Pyong Gap Min, *Caught in the Middle, Korean Communities in the New York and Los Angeles*,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Ltd., 1996, p. 67.

国店基本上是家族小企业,不需要雇用外人,也很少关心所在社区的事务尤其是慈善事业,黑人遂将经济上的不如意迁怒于韩国裔,而语言障碍等一些文化上的因素也导致韩国裔店主和黑人顾客之间沟通困难,从而引发冲突。

有学者认为,外来移民和黑人之间也存在和平共处,一些人可能处于冲突之下,而另一些人可能生活在和谐之中。其原因是外来移民也好,黑人也好,都有着遭受白人歧视的经历,他们越来越感到应该关注共同利益,而不是相互争吵。外来移民和黑人跨过种族/族裔界线走到一起的动因是对地方政治的参与。如1994年11月加州就“187法案”进行表决,该法案的主要内容是阻止非法移民使用公共的社会与医疗保健服务(紧急情况除外)。由于非法移民主要来自拉丁美洲,拉美裔社团如“墨西哥裔美国人法律辩护和教育基金会”率先起来反对,加州的黑人和亚裔也冲破种族界线加入进来。该基金会主席安东尼奥·赫南兹在后来的文章中这样形容:“当我和其他社区领导站在集会平台上,我明显感到我们形成一个强大的同盟,这个同盟不是拉美裔的同盟,也不是某个少数族裔的同盟,它是一个民权同盟。”2005年维拉莱戈萨再次向市长职位冲击时,他强调自己是作为所有洛杉矶人的候选人参选的,而不仅仅代表占人口50%的拉美裔参选。在对待上次没有支持他的黑人的问题上,他也是极力寻求与黑人社区的“共同利益”,结果他获得了黑人48%的支持率。团结就是力量,外来移民(拉美裔和亚裔)和黑人在竞争和冲突中认识到了联合的重要性,但要真正付诸实现还存在着困难,前面的路还很长。

(姬虹,副研究员,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北京,100007)

责任编辑:刘真]

参见 Nancy Foner & George Fredrickson (eds), *Not Just Black and White*, p. 13.

参见 Ellis Cose & Black Versus Brown, “Can the Venerable Black - Latino Coalition Survive the Surge in Hispanic Power?”, in *Newsweek*, July 3 - 10, 2006.

参见 Roger Sanjek, *The Future of Us All, Race and Neighborhood Politics in New York City*, Ithaca: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98, p. 370.

参见 Leland T. Saito, *Race and Politics, Asian Americans, Latinos, and Whites in a Los Angeles Suburb*, Chicago: University of Illinois Press, 1998, p. 142.